

知乎盐选 | 始

姜虞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躺在——间陌生的屋子里。

屋子里只有她一个人。

她睁眼盯着床帐茫然片刻，然后想起来了什么似的，急匆匆起身要往门外跑。

路过桌子的时候，她瞥见桌子上有个鼓鼓囊囊的包袱，那包袱的口子松松垮垮系着，一打眼就能瞧见里面满满当当的银票。

那叠银票上面还躺着张字条，上面就写了简简单单一句话——

「落雪前接你回家，勿念。」

他这话意思简单，好像胜券在握，只等着解决完李家的事情接她回去。

姜虞脸上没什么表情，把字条攥在手心里，然后继续抬步往外走。

走到门边的时候，她听见外面有人在说话，说话的有两个人，声音她都熟悉，一个是周副统，另一个是程吉。

她咬了咬下唇，没继续推门，而是放缓了呼吸，把耳朵贴在门上。

她听见程吉道：「此处靠近白鹿关，若真的生乱，你们就带娘娘过白鹿关去。」

周副统道：「好。」

程吉又道：「陛下身边没什么可信的人，把娘娘托付给你是信任，这封信是陛下亲笔所书，你昨夜带娘娘出城出得急，陛下没来得及传召，要叮嘱的全在这信里，你看完了就烧掉，千万别叫娘娘瞧见了。」

周副统又应：「臣定不负陛下嘱托。」

程吉最后又道：「陛下的意思是如果娘娘问起来，你们就说一切都好。我这儿就没什么要说的了，陛下叫我看你们安全到白鹿关再回宫复命，我就先回宫了。」

周副统同他告别，见他走远了，才拆开信封准备看。

姜虞贴在门上，听声音差不多了，于是立刻推开门冲周副统道：「给我。」

周副统吓了一跳，立刻转过身，把手背在身后：「娘娘醒了？可需要用膳？」

姜虞冲他摊手：「把信给我。」

周副统后退一步：「娘娘，属下不明白您在说什么。」

「我叫你给我！」姜虞语气有些冲，余光突然瞥见桌上有把水果刀。

她咬了咬唇，然后回身跑到桌边拿起水果刀：「你要是不给我，我就死在你面前，到时候你当如何和陛下交代？」

周副统往前两步，盯着水果刀：「娘娘，真没有信！」

姜虞往后退一步，直接把刀搭在脖子上，手上微微一用力，把自己脖子划破了点皮：「给我。」

周副统没料到她真敢下手用刀划自己，即刻慌了神，拿出信封道：「娘娘，您千万别冲动，别冲动。」

姜虞伸手抢过信封，然后把刀扔在地上。

她目光落在信封上，就见信封上未着一字，没有落款；而信封里有一张折叠妥帖的信纸，还有另一封密封着的信笺被折起来了。

她拿出那张折叠妥帖的信纸，上面赫然是温怀璧的字迹。

「与李家一战，并无必胜之把握，故不敢将她留在宸阳。」她小声读出来。

信中并未提及任何名字，只有一个「她」字，姜虞却不知道温怀璧说的是谁。

她拿着信纸的手有些颤，继续念：「朕给她备了够花一辈子的银票，大邺的几大钱庄也留了钱，若此战败了……」

读到这里，她发现信纸这处化了滴墨，就好像下笔之人写到这里时停笔甚久。

她深吸一口气，继续低声往后念：「若此战败了，李家掌权、江山改姓，你便带着余下护卫送她南下，离宸阳越远越好，找处无人认识你们的地方重新开始。届时你把信封中的另外一封信交予她，从此……」

她顿了顿，却没再继续念那封信，抓着信纸的手紧紧握着，看起来生气极了。

周副统偷偷将目光挪过去，就见信纸上有泪水滴落，把墨迹晕开了些。

他目光停在纸上，看见她未念完的余下字句是——

「从此她与过去再无瓜葛。」

信不长，交代的全是要事，没什么多余的只言片语。

姜虞看着信封中另一封封好的信笺，她已经知道未拆的这封信里是什么了。

她背过身去，抬手狠狠在眼睛上蹭了一下，咬牙冷嘲：「与过去再无瓜葛？你真当我稀罕你那几个臭钱？！」

她好像怒极了，直接把那信纸扔在地上踩了两脚，泄愤似的骂道：「你算什么东西，你真当自己养了只宠物是吗？一声不响就把我的人生安排好，你凭什么问都不问我一句？」

她骂完了，微微喘了两口气，呼吸带着颤。

周副统在后面看着她，以为她还要骂，却见她又蹲下身将信纸捡了起来。

她像是想撕了它，但最终还是把信纸上的灰尘拍掉，妥妥帖帖折好放进了袖子里。

半晌，她抬头看向周副统，眼睛红红的：「带我回去。」

周副统道：「属下也是奉命行事。」

姜虞看着周副统，又重复一遍：「带我回去。」

周副统摇摇头，抱拳道：「请娘娘不要为难在下。」

姜虞目光落在地上的匕首上，微微动了动身子，又想把匕首捡起来故技重施。

周副统这回有了防备，抢在她捡刀之前冲上去，直接一记手刀把她给劈晕了。

姜虞再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入了夜，身边有个小丫鬟伺候着。

屋子里的利器已经全部被收走了，墙面、桌角这些地方也被裹上了厚厚的软帛，彻底绝了姜虞自伤的路子。

小丫鬟见她醒了，端上来些餐食：「娘娘，您用些饭。」

姜虞把餐食推开：「去告诉周副统，就说若不带我回去，我一粒米都不会吃。」

小丫鬟有些不知所措，见她真的不吃，半晌才掩门出去了。

姜虞见小丫鬟走了，于是蹑手蹑脚推开门，发现屋外是个院子，院子里植了许多树，但现在是冬天，所以树干光秃秃的，也看不出种的到底是什么树。

院子里面没人，连条狗也没有。

姜虞见状，心头一喜，撒丫子往外跑，推开院门的时候却见院外面站着两个侍卫，一左一右把守着院门。

侍卫们见了她，直接抬剑一挡：「娘娘请回。」

姜虞脚步顿住，气哼哼地把院门关上了。

她还不死心，等到万籁俱寂的时候，又掏了几张银票放在兜里，然后搬了个凳子放在院墙下，踩着凳子扒着墙往外爬。

她翻到墙顶上，喘了口气，然后一低头就看见院外的墙下站了一圈的侍卫。

那群侍卫正抬头看着她，甚至周副统还冲着她打了个招呼：「娘娘，大晚上的快回屋吧，别冻着，属下担待不起。」

姜虞扯了扯唇，尴尬一笑，然后踩着凳子又回了院子里。

她这才知道院子外面也被围得水泄不通，所有人都在三班倒地小心提防着她往外跑，她根本没有机会跑。

第二日中午的时候，姜虞已经饿了三顿了，小丫鬟照常送来餐食。

她摇了摇头，还是那句话：「去告诉周副统，若不带我回去，我一口饭都不会吃。」

小丫鬟在旁边站了一会儿，见她不吃，于是把饭菜用罩子盖起来，然后提着空的食盒出去了。

姜虞见她出去了，于是又跟上去观察了一下她出去的路线，就见她是照常从大门处出去的，外面的侍卫会给她放行。

她站在原地看了一会儿，然后突然回了屋子里，掀开桌上的罩子就捧碗吃起了饭。

她一口口往嘴里扒饭：「我才不会死在你前面，我还得留着力气给你收尸呢。」

吃完后，她把碗一撂，又躺到床上闭眼小憩。

冬日里天黑得早，没过一会儿，天色就暗了下来。

入夜以后，小丫鬟照常拎着食盒来送晚饭，她一进院子就发现屋子门是虚掩着的，她皱了皱眉，跑过去推开门，就见屋子里没人，但床帐是掩起来的，桌上的饭菜也被动过了。

她把食盒放在桌上，然后小心翼翼走到床边掀开帐子——

床上空无一人！

她吓了一跳，转身就要出去叫周副统，结果一转头就看见姜虞拿着个木棒从门后走出来。

她直觉不对，正要张口大喊，但还没来得及叫出声，脑袋就一阵钝痛，紧接着眼前一黑，整个人软趴趴倒在地上。

姜虞见小丫鬟倒地，才放下木棒，轻声叹道：「抱歉啊。」

她把小丫鬟扛到床上，然后把人家的衣服脱下来自己换上，还往人嘴里塞了个苹果，又用麻绳把其手脚牢牢捆住，最后把被子往床上一罩，才放下床帐走到桌边。

她吃了几口饭，然后从行囊里抓了一沓银票放进食盒里，最后又理了理衣服，低头挎着食盒往外走。

走到院门口的时候夜色已深，她垂着头，护卫也看不清她的脸，于是也没有人拦她。

她心跳得很快，一步一步往外面走，不料刚刚跨过门槛，侍卫就叫住了她！

她没抬头，但脚步顿住了。

侍卫们也没察觉异常：「娘娘进食了吗？」

姜虞拎食盒的手一紧，捏着嗓子道：「娘娘吃过睡下了。」

左侧那侍卫点点头，小声嘀咕：「陛下果然料事如神，说娘娘最多饿三顿，不会自己寻死的，果不其然！」

姜虞太阳穴突突一跳。

右侧的侍卫挥挥手：「好了好了，你走吧，明天照常来。」

姜虞点点头，抬脚就往外走，她镇定自若地走出去老远，直到身后的侍卫们和宅子一起消失在视线里，她才把银票从食盒里掏出来，然后把食盒一扔，开始往前狂奔。

她一路顺着街上的商铺走到一处车马行，想雇辆马车回宸阳去，却听车马行里几个马夫聚在一起低声议论。

有个黑衣马夫道：「你们可千万别去宸阳，我刚才拉的那户人家就是从宸阳城郊逃出来的！」

另一个马夫惊恐道：「真的？」

黑衣马夫道：「是啊，你是不知道，现在宸阳城外都乱套了，一堆禁军镇压着呢，城里的人出不来，城外的人进不去呀！」

姜虞一愣，扭头盯着说话的黑衣马夫。

有个马夫察觉到她在看他们，拉了拉黑衣马夫：「别议论皇城里的。」

姜虞咬了咬下唇，然后走过去塞给他们几张银票：「老伯，你们知道宸阳发生了什么事吗？为什么那么多人逃出来？」

有个马夫摆摆手，把银票给她塞回去：「不知道不知道。」

姜虞毫不犹豫地又加了几张银票：「你们别误会，我不是雇车去宸阳的，只是问问发生了什么事。」

几个马夫面面相觑，最后黑衣马夫道：「姑娘，你可千万别去宸阳，我听今天拉的那户人家说，宸阳城外有流寇闹事，就在那个同辉药堂周围，死了很多人呐！」

他把银票塞进口袋，又补一句：「你知道鸾铃之祸吗？听说那群匪徒比鸾铃之祸那群匪徒有过之而无不及啊！鸾铃之祸过后朝廷管得严，好些年没流寇成群闹事了，再说这宸阳可是皇城，天子脚下这么大事，我觉得不简单！」

有人用手肘顶了顶黑衣马夫：「你少说两句，朝廷都派禁军镇压了，说不定过两天就能解决了！」

姜虞的手渐渐收紧，过了很久才问：「您是说，同辉药堂？」

黑衣马夫点头：「对呀，我过来的时候还远远看了一眼呢，同辉药堂那地儿多大啊，周围那一带全遭殃了！」

姜虞呼吸急促了些，她冲着马夫们道了声谢，然后转过身就走了。

她走到车马行外面，在台阶上坐下来，只觉得浑身发冷。

同辉药堂和对面那个大庄子可是温怀璧养兵的地方，寻常流寇闹事怎么会恰好选在同辉药堂一带？

除非.....除非是李家！

李家声东击西，故技重施，派一队兵马伪装成流寇堵在同辉药堂外屠戮百姓，逼得人心惶惶，逼得朝廷不得不派禁军就近镇压。禁军一定是从温怀璧手里出去的，这么一算，宸阳城中的兵力就少了一部分，而李家流寇堵的地方又是温怀璧养私军暗卫的地方！

宸阳城里的禁军还有四分之一在太后手上没来得及收回，温怀璧手中禁军和私军皆被消耗拖住，李承昀还借兵部侍郎的职权调了很多亲信和近卫在宸阳附近。

届时李家逼宫，温怀璧的胜算又能有多少？又还剩多少？

温怀璧连夜送她出城，还把她的后路全部安排好了，恐怕早就知道此战凶险，胜算至多五成，如果李家私军握在手中，他大概也不会这样给她安排，恐怕他根本没拿到李家私军那道令牌！

不对，李家怎么会知道同辉药堂？

姜虞捂住脑袋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好好思考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想出个办法救温怀璧。

她深呼吸，吸进鼻腔里的空气冰冰凉凉，冻得她心肝都在颤。

突然，她闻到一阵呛人的气味，然后立马捂嘴打了个喷嚏：

「阿嚏！」

她回过头看，就见黑衣马夫端着个炭盆走了出来。

黑衣马夫见她坐在台阶上，也有些意外：「姑娘，你怎么坐在这儿？」

姜虞目光落在炭盆上：「老伯，您在熏艾草吗？」

黑衣马夫冲她比了个大拇指：「姑娘鼻子着实是灵敏！炭火价格高，我们冬天烧炭盆都只加一两块炭，把艾草放在炉子里点，这秋天漫山遍野都是艾草，我们就在家里、铺子里囤上许多，过冬和炭一起燃，省钱还祛病！」

姜虞看着炭盆中的火星：「您在烧字纸吗？」

马夫点头：「对，刚才写错了票据，这不，一写错就要烧了去，不然废纸都囤积起来没地方放，自己铺子里也没法点那么一大把火全给烧了，还得送出去统一烧，路上费时又费钱呐！」

姜虞点点头，突然，她好像意识到了什么，然后从袖子里又掏出一把银票塞给他：「老伯，我买一匹马，要最能跑的！」

马夫被塞了一手的钱，赶紧把炭盆放在外面，揣着钱就带她进了后面的马厩，给她挑了一匹马。

姜虞谢过他，然后骑着马就原路返回了，在别院外勒马停了下来。

周副统见她骑在马上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：「娘娘？！」

「那丫鬟被我绑在床上，你们去把她解开放了。」姜虞没下马，手紧紧攥着缰绳，「放完人以后，你们跟着我回宸阳。」

周副统急忙道：「娘娘，陛下有……」

姜虞咬咬牙，打断他：「你们还能把我绑回去不成？」

她又狠狠踹了马肚子一下，骑着马往宸阳的方向奔去，喊道：「你们若不跟着，我就自己回去！」

周副统见她骑马跑远，又见周围的侍卫们全不知所措地站着，于是跑到马厩牵起一匹马：「愣着干什么？放了人就跟上来！」

他说着，一抽马鞭跟上了姜虞，身后那些侍卫这才如梦初醒，放了小丫鬟以后纷纷纵马跟了上去，一行人趁着夜色往宸阳的方向狂奔而去。

冬夜寒风呼啸，刮过古道战马，刮过高楼万顷。

温怀璧的衣袍被大风吹得猎猎作响，他站在内廷和前朝之间的俘萤阙上，俯瞰着整个大邺宫和宸阳城。

他能瞧见有许多宫女带着细软往大邺宫北门跑，素日里宫人们只能从西门出入，但这个当口上，好像大家也顾不上那么多了。内廷的娘娘们也都带着一两个随侍往北门处跑，曾经佳丽三千的大邺宫内廷一瞬之间变得有些空荡。

他往西十所的方向看去，就见几乎所有的宫殿都黑灯瞎火的，只有长德殿的灯火还亮着。

程吉站在他旁边，突然叹道：「陛下待她们也不薄，这后宫妃嫔您都不曾碰过，如今开北门将人放出去，以后还能许个好人

家。」

他想了想，语气突然有点愤愤的：「但您说，这些娘娘们走了就走了，城中百姓们跑了也就跑了，今日下午那工部侍郎和国子监祭酒都上了折子要告老还乡，还朝廷重臣，关键时刻一点用都没有！」

温怀璧无所谓道：「正好给新人腾位置，不是坏事。」

程吉应了一声，过了好一会儿又大着胆子问道：「陛下，奴婢还是不懂，这宫中妃嫔们您放走就放走了，您那么在意姜贵妃，为什么要把姜贵妃也送走？」

他想了想，又补一句：「奴婢那天去白鹿关送人，听见娘娘昏迷中还在念您的名字呢。」

温怀璧唇角扬了扬：「念朕名字？咬牙切齿念的？」

程吉道：「可不是嘛，娘娘压根儿就不想走，她想陪在您身边，您为何不遂了她的意思呢？若是奴婢呀，奴婢喜爱之人愿陪奴婢生死共赴，奴婢断是舍不得再放那人走。」

温怀璧转了转手上扳指：「朕以前也这么想。」

程吉狐疑道：「以前？那您现在不这么想了？」

温怀璧但笑不语，目光落在北门处。

他以前或许舍不得放她走，想与她共赴死生，可如今在危险来临之际，他只想把她送到个安全的地方远离诸般危险，再给她

把余生所有都安顿好，万一他真的有恙，她余生也无须为生计发愁奔波。

他从来都不知道自己会顾虑这么多，但她前几天夜里主动亲吻他时，他满脑子只剩下克制，他不敢与她圆房，他怕自己打不赢李家，害怕她当个寡妇被世人冷眼相待。

他虽不喜规矩礼教这些条条框框，但世道如此，他不愿她当寡妇，平白受人唾弃。

程吉见他不说话，又问道：「陛下，奴婢还是不明白，您那日写信奴婢就在旁边，您写那些，当真就舍得娘娘离您而去，与他人结发白首？」

他那日就在旁边，见温怀璧给周副统写完信后，又写了一封和离书封好塞进信封里，说若是败了，就叫周副统把和离书给姜虞。

帝王家虽也可以休妻和离，但从古至今还没有先例，大多是害怕伤及皇家颜面，不能叫常人染指帝王妻妾，所以通常都是把人打入冷宫里去，但休妻与和离都可再嫁，万一温怀璧死了，姜虞也可找个夫家重新嫁了。

温怀璧听了他的话，佯怒道：「混账东西！李家还没逼宫，你就想着朕要输了？」

程吉立马跪下去道：「陛下恕罪！」

温怀璧又转过身去，扯了扯唇角，颇为自嘲道：「是啊，朕从前大约也想不到，有朝一日会把改嫁的事情都给她算周全。」

程吉见他不怪罪，于是又站起身来：「陛下，娘娘会理解您的。」

他叹道：「但是陛下，同辉药堂您派兵去镇压，已经折损了明面上三成兵力，迁去孤鸿寺的暗卫虽能填补兵力空缺，正好和李家兵力相当，但这些兵开打前未必能赶回来呀！」

温怀璧没回他的话，哼笑道：「总是一样的把戏翻来覆去玩，他们不腻，朕也腻了。」

他目光落在远处：「该逃的都逃了，你吩咐下去吧，让郑都统和钱将军部署好，然后把宫门城门都关了。」

程吉不明所以，但还是依言去吩咐两位武将做了部署。

温怀璧还在浮萤阙上站着，等到长夜将明的时候，他突然感觉到地面在微微震颤。

他抬眸远眺，就见远处滔天的火光在夜幕中连成了一张大网，一匹匹战马正奔腾着向大邳宫围拢过来。

开始了。